

祸、驱鬼赶邪、祈祷斋醮、斩妖降魔的封建迷信活动照常流行，并且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民间习俗长期延续下来。

晚清（19世纪60年代）以后，福安相继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会道门组织。主要有：

先天道 清道光元年（1821年）创立于四川，咸丰十年（1860年）传入福安，到20世纪20—40年代达到鼎盛，有道徒四五百人，占据堂庵41处，几乎遍及全县。

龙华道 清光绪四年（1878年）传入福安，主要活动地在赛岐和坂中，民国5年（1916年）道徒达二百余人，20世纪40年代以后逐渐衰落。

瑶池道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创立于寿宁，民国15年（1926年）传入福安，到1949年先后共发展道徒七十余人。

老母道 又名一贯道，于光绪三年（1877年）创立于山东，民国元年（1912）传入福安，到1960年尚有道徒三十余人。

同善社 民国初年创立于四川，民国10年（1921年）传入福安。由于同善社受到北洋政府和以后的民国地方政府的扶植，发展甚速，民国28年（1939年）正式成立县社，取号“三教堂”，其基层组织遍布全县，共有55个。

大刀会 是同善社的武装组织，于民国22年（1933年）由政和、周宁传到福安。由于所奉祖师不同，服饰各异，各地名称也多不一致，但是因为都以大刀长矛为武器，故统称为“大刀会”。其中除个别组织如红带会、救星会在历史上曾一度为红军所争取之外，其余均归同善社直接指挥。民国32年（1943年）9月，全县大刀会举行武装暴动，意欲推翻县长高诚学，其首要14人为当局捕杀，“从此大刀会活动气焰稍降”。1953年2月福安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明令取缔同善社和大刀会，1960年再次取

缔其复辟组织。^①

这些会道门组织利用道教信仰，组成封建家长制的团体，具有浓厚的原始性、愚昧性和神秘性；有的还拥有武装，带有盲目的破坏性，往往被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成为它们的御用工具。20世纪50年代，上述会道门仍继续进行活动，多次受到人民政府的打击，至1957年，全县仍有36个堂，道徒119人，其中先天道102人，瑶池道17人。^②

1960年后政府禁止一切道教活动，原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全真道龙门派道士除少部分还俗外，其余的全部改信佛教，社口的几处道观全部改为佛教寺庵。

1986年，福安县有部分道教信众前往浙江省苍南、平阳等地的全真道观拜师学道，全真道龙门派再次传入福安。

福安的道教场所一般可有三类。

一是住有道士，供祀天尊和帝君的道观，名称可有观、堂、宫等，如青松观、真空观、景云观、鹤山宫、安觉堂、玉皇宫、缪仙宫等。这些道观均为全真道场所，2011年全市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登记的全真道宫、观、堂有20处。

二是供祀民间俗神的宫祠，一般不住道士，名称可为宫、庙、祠等，如临水宫、七圣宫、忠平侯王宫、城隍庙、妈祖庙、土地祠等。这些民俗神的场所遍布城乡，每个村庄几乎都有自己的“当境土主”，一般都有相对固定的信众。民俗信仰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它实质上仍旧属于道教范畴。

还有一类是与道教传说有关的山、洞胜境，名称与相关的自

① 福安县政法公安部：《福安县同善社大刀会组织活动情况汇编》，1959年；福安县公安局政保科：《福安县宗教资料》，1989年。

② 福安市档案馆藏《福安县人民委员会档案》，1957年（永久）第7卷。

然实体地名相同，如天马山、鹤山、仙岫山、白云山、仙岩洞、马仙洞、白鹤岭等。这些地点除自然景观之外，大多都流传一些以仙道为主要内容的民间传说。

福安民间普遍佛道同信，既拜如来又敬老君，根据祈求需要，时道时佛，佛道相杂，这些多以民间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真正意义上的道徒并不很多。

全真道道士要履行入道仪式，居住丛林，素食，道装，独身；男道士称乾道，女道士称坤道或道姑、女冠。那些拜师学道只为自身修炼，以求长生，并不从事宗教活动的人称为居士。根据2000年福安市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市登记在册的全真道龙门派道徒接近500人，其中道士38人（乾道10人，坤道28人），居士450人（男100人，女350人）。住观道徒一般都参加劳动，自食其力。

福安道教除全真道外尚有部分正一派的道士。这些道士不出家，平时与常人相同，只有在进行法事时才穿上道服。根据所进行的法事不同，福安民间将正一派道士分为两类：“文科”（乌头道士）称为“道师”，主要宗教活动是为死者超度；“武科”（红头道士）称为“巫师”，主要从事斋醮祈雨、设坛驱鬼等，同时也为“殇死鬼”（非正常死亡者）超度（“拔殇”）。福安现有正一派道士96名，均为男性，其中汉族20人（道师12人，巫师8人），畲族76人（均为巫师）。这些正一派道士除个别人是龙虎山派下之外，其余的均持闾山法术。在畲族聚居的村庄大多有巫师，畲家称之为“师公”。畲族中流行一句谚语：“山哈（畲族自称）做生，华老（畲族称汉族）做死。”意思是畲族请巫师主要是为现世利益，汉族请巫师则多是为死人超度。据说畲族巫师的“法门”来自闾山和茅山，“法力”无边，因此畲巫都藏有两颗法印，一为闾山印，另一为茅山印。畲巫在清醮法事中有一段经文表达了对所持法术的自信：“承请闾茅众师公，头戴花冠身着红；

行符咒水游天下，杜灾降福纳凡民；请上师公为教主，证明清醮保安康。”^①

不论是“道师”还是“巫师”，福安的正一派道士多为父子传继，只有少数纳徒承宗，有的甚至还形成家族规模。有畚巫家谱记载，“太始祖振公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遇闾山传授巫流技艺……后经八代相传，历时二百余载，叔同侄协共十四人习此艺外山游行”^②，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

畚巫在法事前要行罡布法，据说因奶娘（陈靖姑）的罡步最有法力，所以畚巫就行奶娘罡步。这种罡步姿势优美，“通过日常生活情节和生产活动的若干画面，以行罡布法为手段，塑造陈十四娘（闽东一带多称为陈奶娘）的女神形象”，加上配以法器悠扬的具有畚歌韵味的伴奏，的确富有地方艺术特色。在法事进行过程中畚巫还要配以多种不同的手势，称为“雷诀”，“是巫师用于迷信活动中防身打鬼的辅助动作”^③；据说不同的“雷诀”具有不同的法力，无意中这些手势也成了难得的舞姿。1987年，福安文化馆组织力量对这两段巫舞进行挖掘整理，摒弃其中的迷信色彩，编辑整理成《奶娘踩罡》和《巫舞手诀》两个民间舞蹈。这两个舞蹈后收入《中国民间民族舞蹈集成·福建卷》；其中《巫舞手诀》被进一步改编加工为《手诀舞》，成为畚族民间文艺表演的保留节目。

① 蓝炯熹：《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畚族编》第五章“宗教信仰”，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② 福安市穆阳镇雷太生家藏《雷家巫谱》，民国25年（1936年）修。

③ 郑万生：《畚舞探求——两个畚舞挖掘及其特色简介》，见《福安文史资料》第六辑，福安市政协文史委编印，第131页。

三 天主教

明朝末年天主教就开始传入福安。天主教初传之时，以福安为传教基地的多明我会和以福州为传教基地的耶稣会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从而引发了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这场论争延续了一百多年。

18 世纪初，梵蒂冈教廷明确表示了对多明我会的支持，并将福建的传教事务单独授予多明我会，耶稣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势力从此退出福建。但是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并没有吸取以往的教训，在教廷的支持和怂恿下，依然粗暴地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康熙帝不能容忍梵蒂冈对中国的不尊重，于 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下达了禁教令。两年后康熙帝驾崩，天主教活动又起。福安知县傅植以外国教士鼓动教徒拆毁祠堂营建天主堂之事上书浙闽总督觉罗满保，觉罗满保奏请清廷：“西洋人在各省起天主堂行教，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天主教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① 1724 年 1 月（雍正元年十二月），刚登基一年的雍正帝采纳了满保的意见，再次通令禁止天主教，从此中国社会进入长达 120 年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禁教时期。以福安为中心的闽东天主教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天主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禁教时期尽管清政府对天主教采取了许多严厉的措施，但是天主教仍顽强地坚持秘密活动，即使在最严峻的起初几十年，天主教甚至还有所发展。据史料记载，1746 年（乾隆十一年）福安一县有教徒约 2 600 人^②。

① 《东华录》第十二卷，第 41-42 页。

② 《高宗实录》卷二九七。